

一个写作者的
自我修养

这人眼所望处

黄孝阳 著



量子文学
知识社会
当代小说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这人眼所望处

黄孝阳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这人眼所望处 / 黄孝阳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6

ISBN 978-7-5336-8442-6

I. 这… II. 黄…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89278号

这人眼所望处

ZHEREN YANSUO WANGCHU

出版人:郑可

质量总监:张丹飞

策划编辑:何客

责任编辑:何换生 魏晓玲

责任校对:刘旭旭

装帧设计:袁泉

责任印制:何惠菊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址:合肥市经开区繁华大道西路398号 邮编:230601

网址:<http://www.ahep.com.cn>

营销电话:(0551)63683012,63683013

排版:安徽时代华印出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9.75

字数:250千字

版次: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3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目 录

辑一 所望 001

我对天空的感觉

——量子文学观 003

写给我的 70 后同行

——知识社会与我们可能的未来 021

我们不读小说了？ 043

小说的现代性

——从斗战胜佛说起 058

文学有什么用？ 087

当代中国长篇小说之刍议

——传统与现代性的殊死较量 142

辑二 杂读 159

玫瑰的名字 161

关于塞林格

——不想成为那一条“吃得太胖了的”香蕉鱼 166

一头蛰伏的怪兽

——读《羞耻》 171

王村的影子覆盖大地

——读《我的名字叫王村》 174

时间穹顶下

——读《时间的囚徒》 185

王小波十周年祭 191

辑三 溢出 201

讲故事 203

语感问题 221

我们不幸福的根源 229

辑四 对谈 249

这人眼所望处

——关于文学的一些问题，一些回答 251

《乱世》里的问答 269

关于阅读

——与梁雪波先生聊天 295

辑一 所望

我对天空的感觉 ——量子文学观

传统文学观，讲的是“写什么”与“怎么写”。其框架基本上是以牛顿等物理学家为代表所构建的经典物理大厦。我在《我对小说的一些看法》《小说笔记》等文论中作过一些陈述。它们并非我的发现，而是写作者们谙熟的常识。我不过是用了一些比较好看的手法进行归纳和分析。

物理，格物致知，研究宇宙万物内部结构、相互作用等。物，物质的结构、性质；理，物质的运动、变化规律。它从物出发，讲究观察与实证。它是此岸。文学是彼岸，是梦，承载祝祭。人们以梦为马，在时间的荒涯中想象宇宙的尽头。人从哪里来？是谁？在这里干什么？文学从心灵出发，帮助我们理解人、宇宙以及人与宇宙的关系。在这些最基本、最永恒的问题上，文学与物理相通。这些也还是常识。物理学是发展着的。17世纪以前，是经验物理的萌芽时期。17世纪初至19世纪末，以经典力学、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经典电磁场理论为支柱的经典物理的辉煌殿堂在大地上出现。这是一幢庄严雄伟的建筑物。人们相信“物理学已经终结，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用这个集大成的体系来解决，而不会

再有任何真正激动人心的发现了”。那时的人们，认为自己就要掌握上帝造物的奥秘。到20世纪初，相对论与量子理论横空出世。这场由“两朵乌云”带来的暴雨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文学亦不例外。它也是这样一棵不断生长着的树。我们来到树上，看见天空。

—

为什么要提量子文学？经典物理主要研究“低速宏观”的物理现象，若所研究的对象接近光速又或违背宏观，其理论基本都不成立。所谓“低速宏观”——也就是时间与空间在人们日常生活经验中所呈现出的为肉眼所感知的现象。传统小说大抵是在这个范畴中起承转合的。“剃头匠李大碗儿来到龙凤镇的第三个年头，一个叫英儿的白脸寡妇在村庄后的大水渠边，生下他的第二个男孩。”时间、空间、人物、职业、可能要发生的故事，在这句话里，都得到了确认与暗示。这里的时空概念是人们共有的、唯一的、不可替代的。时间与空间是任何一部小说都要面对的问题。现代小说对时间的处理非常复杂，比如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作者用数十页文字书写他在床上辗转反侧，读者通常需用一天时间才看完他的几分钟，这是时间的膨胀，是对空间的微观。显然，它就不适用于“低速宏观”下的那套传统文学的话语体系，否则结论一定荒谬。

欧兰多夫出版社的主编给普鲁斯特写了一封退稿信：“乖乖，我从颈部以上的部分可能都已经死掉了，所以我绞尽脑汁也想不通一个男子汉怎么会需要用30页的篇幅来描写他人睡之前如何在床上辗转反侧。”普鲁斯特本人对在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等大师手里登峰造极的现实主义文学不屑，称他们的作品为“一张抄录了粗线条和外表的可怜的清单”。这

种相互诋毁的现象在文学史上屡见不鲜。看看那些已被公认为大师的作家们吧，其措辞之恶毒着实令后人汗颜，也大惑不解。为什么会这样？文人相轻？为何并不存在直接利益冲突的大师们也要怒眼相向，甚至不惜把死者从坟墓里扒出鞭挞？大师人品太差吗？这是一种解释。在一部《法国文人相轻史》里，仇恨与情欲、恶毒与下流，都是被苦心经营的。一个女作家对另一个男作家投怀送抱，为的是第二天可以更好地羞辱后者，好让自己成为各个沙龙里谈论的主题。而两个男人之间的决斗，表面看上去是为了一个女人，实质上是因为自己需要一个足够哗众取宠的敌人，以引起众人侧目。贵为大师，要比普通人享有更多特权，道德不是他们首要考虑的问题。公众也服膺这点。莎士比亚是一个种族主义分子。莫泊桑是淫乱之徒，生于放荡，死于梅毒。乔伊斯到处借钱赖账。但这些不是根本原因，不乱搞的大师也是有的，可谈及文学观念时，他们也要跳出来决斗。问题出在哪里？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忽略了他们所描述的对象根本不是一回事，虽然它们拥有一个共同之名：时间与空间。

我做过一个简单粗暴的分类，把小说分成传统小说、现代小说、当代小说三块。它们的时空观完全不一样。

我们都知道牛顿力学，牛顿把时空比喻成杯子，我们是杯中之物。时空先于物质，为先验之物，且物质不能影响时空，如水不能影响杯子。这是传统小说的时空观。爱因斯坦认为，时空告诉物体如何运动，物体则告诉时空如何弯曲，这是现代小说的时空观。而现在一些前沿物理学家的时空观是：物质运动和时空涌现，两者相互作用，互相依存，彼此生成。这是当代小说的时空观。

某年某月某日，一个男人为了另娶新欢，在某个地铁站把老婆推向驶来的列车。时间与空间非常明确。因果清晰，线性。这是传统小说。很好理解，但是太阳底下无新事。因为这里的时空观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悬浮其中的尘埃布朗运动做得再随机，也终究有规律可循，至少可以通过概率来描述其分布。

一个男人在地铁里看见一个陌生女人，当列车呼啸奔来，他心头一动，在胳膊上使了劲，把女人挤下站台。这个举动也把他自己吓了一跳。他想去寻找“因”，从物理时间进入心理时间，从意识层面进入自己的潜意识。因果不再明确，是非线性方程。这是现代小说。时间在这里有了交错开叉。

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的时空观好理解。当代小说呢？

男人在被匆匆赶来的警察抓捕的那一瞬间，清晰地看见自己的一生，待在那间可怕的满是尿骚味的囚室，遭受羞辱；又或者在另一个平行宇宙里，他与这个陌生女人是彼此厌憎的夫妻。这是当代小说。但这样就够了吗？

时间是一个箭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这种“时间如矢”的感觉是否与宇宙膨胀存在某种隐秘的关系？时间也是一个钟摆，以星期、月份为单位循环往复。这两种互相矛盾的特质同时存在于时间内部。

若从量子层面去看，时间或许会更奇妙，起伏摇晃，时缓时急，不具备一个稳定不变的均质。整个流动过程，存在无数极微小的间隙。（空间自此分娩而出？）这种流动过程或许可逆，我们因此能解决“外祖母悖论”，完成时间旅行。我说的是“或许”。当代小说的时空观，也许就是这种对时间与空间的想象。那里的时间已完全不是日常经验里的，不为理性认知所拘囿。它可能只是人类的发明，而非发现；可能它就是一只奇异生物打出的一记喷嚏；也可能是一种我们目前尚无法理解的客观存在。比如《追忆似水年华》里那个支离破碎的追忆过程，就不是过去文学评论讲的“记忆本身超出实际时间的流程之外”，而就是时间本身。

时间是独裁者，其指纹却乱七八糟。我在《蝴蝶》中写道：“时间有

无数，空间亦有无数，平行或交错，互为纵横。两者交集，便是此刻的宇宙。若空间发生一点变形，又或时间略微有些扭曲，那此刻或许有你没我，或许有我没你，又或许我们皆不存在，又或许我正是那窘迫的少年，你却是那位正试图靠近他搭讪的红发女人。”

二

量子物理是人们认识和理解微观世界的基础。量子物理和相对论的成就使得物理学从经典物理学发展到现代物理学。它们奠定了现代自然科学的主要基础。量子物理究竟提出了哪些革命性的理论，这些理论在文学创作实践与文学理论批评中又有什么样的用处？科学家们在研究原子、分子、原子核、基本粒子时所观察到的关于微观世界的系列特殊的物理现象与人类精神生活中最隐秘、最微妙的部分又有着什么样的奇妙联系？

波粒二象性是量子力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光既是波，又是粒子。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来说，一匹马既是红色的，也是白色的。这可能吗？按照我们通常的想法，最有发言权的是牧人。牧人只会对提出这种愚蠢问题的人翻白眼。但，构成“马”的基本粒子在微观层面的属性确实是这样，而“马”本身却是一个宏观现象，并非微观世界里的一个“整体”。

人与光，是这世界上最神奇的。

在一个时间节点，人只能在这或者在那，不可能同时出现在此地与彼处，这是粒子特性；而记忆、意识、思维等就是波，能坐地神游十万里，同时出现在“这一边”与“那一边”。这是不是人的波粒二象性？君子顺势

而为，是波性，强调人与社会的融合；君子慎独，是粒性，强调个人自由意志，吾与天地独往来。这又是不是人的波粒二象性？

卡尔维诺并不一开始就是卡尔维诺，最早他就是个叫“卡尔维诺”的婴儿。换言之，一个人是他生命各阶段的积累之和，各阶段的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分都是粒子，而这些粒子所构成的那个人是波（包括他的过去、现在与对未来的想象）。这又是否能算得上人也是对这种波粒二象性现象的阐释？

一个人既是聪明的，又是愚蠢的；既是善良的，又是狠毒的。我们讲这是人性。人性为什么这样复杂？这是波粒二象性在作怪吗？

而在文学批评上，比如《废都》，季羡林说，这是一部会流传下去的大作。另一些人说，这是一部格调低下的淫秽之作。大家的意见为什么分歧这般大？同样也可能是这个原因。光在人眼里是粒子还是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观察方式。一部作品是好是坏，基本上也是取决于我们的观察方式，即阐释。作品其意义彰显的关键处是被阐释、被如何阐释、被谁阐释！曾几何时，我说《兄弟》是垃圾，说它粗糙，结构畸形。现在反思，相对于它所书写的荒谬时代，它具有某种经典气质。一个文学作品是经典，同时也是一部垃圾。这是传统文学话语体系所无法想象的。但在量子文学的话语体系里却可以成为常识。相对于目前全球的严肃写作者来说，前者过于狭隘。

1927年，海森伯提出测不准原理。它表明一个微观粒子的某些物理量（如位置和动量），不可能同时具有确定的数值，其中一个量越确定，另一个量的不确定程度就越大。尽管这里讨论的是微观粒子的现象，但如果把人类视为一个宏观现象，把每位个体看成是一个个微观粒子（上帝视角），那么，或许可以做如下讨论。第一，当你观察到事物的时候，你已经在不可避免地改变着你的观察对象了。我们阅读某个文本，也就

改变着这个文本。个体是有限的。有限是渡江之筏。无数个有限，可能就是无限。尽管我们永远无法抵达无限——这种感觉类似宗教体验，像无法触摸博尔赫斯笔下的南美豹身上的毛纹，但我们能听到这头豹子在乞力马扎罗山巅上传出的吼声。第二，阅读，都是误读，是一种扭曲的幻觉。我们所看见的并非就一定是叙述者曾抵达的某处。不妨说，包括叙述者本人都难以重新回到那个地方。如果人们对一部作品的评价是不可更改的，并在文学史上给出了精确的位置，那么离它所拥有的真实性可能越远。

苏珊·桑塔格写《反对阐释》，指出：“阐释指的是从作品整体中抽取一系列的因素。阐释的工作实际上成了转换的工作……阐释于是就在文本清晰的原意与（后来的）读者的要求之间预先假定了某种不一致，而阐释者就是试图去解决这种不一致的。”所有已经完成的文本都是我们站在此岸向彼岸投出的火把。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都是高于现实世界的神话文本，是客观的、永恒的、超自然的。这是一种绝对的存在，读者只能通过阐释，通过那白昼与黑夜、落日与玫瑰、更迭的四季、语言的宫殿来品味这个“从诞生到死亡，从顶峰到深渊”的过程。测不准的原理始终贯穿于文学史。时代是观察的门。所谓时代精神，就是一种当下的观测方式。所以今天大红大紫的作家，明日无人问津。反之亦然。

测不准原理在文学创作中可以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比如，叙述越精细，就可能距离世界的“真实”越远。写作者被细节淹没，“眼中只有病人的头与脚”，而缺乏对“人与世界的整体性”把握。这是人们为什么推崇简约主义的根本道理所在。而不仅仅是因为简约有留白的韵。繁复不是不好，我个人就偏好繁复。关键是，繁复要有生气，不能是词与物的堆积，不能弄成五光十色的垃圾场。或者可以这样表述：如果说简洁是一种力量，繁复无疑是一种艺术，缓慢又优雅，晦涩又绮丽，就像一

滴石钟乳，从亿万万年的岩层间渗出，其间也不知历经多少缠绵悱恻，终于夺造化之奇。

最好的物理学家是那些试图用一道简明的数学公式表现最复杂的宇宙万象的人，最好的文学家就应该是从一些最简单的关系着手衍生出无数复杂文本的人。混沌生太极，太极化两仪，两仪立三才，三才定四象，四象、五行、六弥、七宿、八卦、九宫……又比如，大多数人在写作过程中总爱做一个训诫者，迫使读者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某一种道德，而不是力图呈现那些不可言说的，把种种可能摆在读者面前。世界的真相可能由一系列振动的弦组成。世界是黑的，也是白的；人是善的，也是恶的。这些黑白善恶有时可以清晰地被我们看见，但更多时候，它们是一种灰。再次，过去所谓要全面的看问题，其实就是扯淡。一切看法，都是偏见，不管他是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由于宇宙的无限性，任何人，也都是宇宙的中心。我们的写作，必然是从个体出发。人的精神，在天地间，是一粒粒星星。当这些星星按宇宙的意志，以各自的亮度轮流出现在我们头顶的夜穹时，天空也就有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广度与深度。

三

再谈“薛定谔的猫”。猫的生死是打开盒子前的“客观存在”，又决定于打开盒子后的“观察”。这种“观察”不是发现，而是决定。正像哈姆雷特所说：“是死，还是活，这可真是一个问题。”如何理解盒子里这只既是死的又是活的猫？多宇宙理论认为猫并未叠加，而是“分裂”成了两只，一死一活，它们存在于两个平行的世界中。即一个“意识”一旦开始存在，从它自身的角度来看，它就必定永生！这是一种解释。还

有一种量子退相干的理论。由于各种量子退相干的原因，“猫”这样的宏观物体不会稳定地处于一个相干叠加态上。“薛定谔的猫”告诉我们：在没有被观察之前，一切都处在不确定之中。一旦有了某一特定的结果，人们就只能认定它，并对此前任何的可能性都不予考虑。这个佯谬几乎要撼动人类固有的理性大厦。且不去讨论它在道德、法律等社会层面可能引发的问题，就文学而言，它所具有的内涵很深刻。首先是文学创作。比如，作者叙事，塑造人物，无论词语看上去有多么透明准确，这些词语总是处于一种叠加状态，从总体上来说是一只暧昧不清的猫。猫的命运取决于我们的阅读能力、打开盒子的时间、位置与方式。所以，博尔赫斯说：“比喻更能接近事物之本质。”而这些词语也确实能引发我们各自迥然相异的联想。看到玫瑰，有人想到老虎，有人想到河流，有人想到那一块浸透茶水的小甜饼。

又比如说，小说（或者说宇宙）是一座小径分岔的花园，包罗万象。它是那样丰饶，一旦出现在作者脑海，逐渐形成具体某个文本，那些不吻合该文本叙事逻辑的可能性便会逐一被剔除。在这个所谓“去芜存菁”的过程中，多少动人心弦的繁花枝叶还未出现便已消失。这也意味着，最好的小说，应该是那些没写出来的小说，是那种同时包括了“死与活”的小说。

这种理论还能够很好地解释作品翻译的问题。再大的学者也无法精通世界上所有的言语。就算懂，也很难有足够的文化背景来理解其间微妙处。翻译是一种再创造。译者对原作的翻译，就是一次“打开箱子”的过程。不同译者“打开箱子”的手法各异，各自决定着猫的生死。川端康成的《雪国》获诺贝尔文学奖，据说很大原因是英文译者的优美笔触。而基于无懈可击的数学方程，由量子力学所导出的多宇宙理论不仅提出作品是独立于我们之外永生的意识体——宇宙是一部页码恒定的无